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俄罗斯文艺

2024/1



俄罗斯文艺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2024年第1期

主 编 刘 娟
副 主 编 张晓东(常务) 穆树源 金亚娜 张 杰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加兴 王宗琥 石南征 刘文飞 刘玉宝 朱红琼 任光宣
李万春 李志强 吴泽霖 张 冰 张建华 张晓东 郑永旺
郑体武 赵晓彬 荣 洁 夏忠宪 徐曼琳 高荣国 唐逸红
阎国栋 谢 周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编 辑 《俄罗斯文艺》编辑部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文艺》编辑部 100875
电子邮箱 cluosiwenyi@163.com
国内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广告发布登记审批 京海市监广登字 20210017 号
订 购 全国各地邮局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俄罗斯文艺

2024, 1

学术前沿: 古典学与俄罗斯文学研究

- 李正荣 4 《战争与和平》的“荷马问题”以及古典主义诗学问题
- 刘 锐 20 论洛谢夫《古希腊罗马美学史》的学术思想及方法论特征
- 余 翔 33 拉俄达弥亚剧的悲剧精神在白银时代文学中的变易

文学评论

- 张建华 46 当代俄罗斯的“日常生活流小说”与欲望叙事
- 邱静娟 58 神话与祛魅
——神话诗学视域下的《告别马焦拉》和《淹没地带》比较研究
- 马晓冬 70 关于“讲故事”的故事:论契诃夫的《大学生》
- 石馥毓 83 论纳博科夫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之关联
- 李昊天 93 论布罗茨基学的形成与发展
- 赵玉砚 108 勃洛克《滑稽草台戏》的反讽书写

“中国故事”在俄罗斯

- [俄]阿·罗季奥诺夫 117 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翻译与出版研究(2009—2018)
倪璐璐 张曼曼 译

诗学与符号学

- [匈牙利]卡塔林·克罗 132 尤·米·洛特曼文学符号学中的区分与移位原则
李瑞莲 译
- [俄]阿·克·伊·扎布利奥尼泽 143 尤·米·洛特曼符号学中文化类型学描述的元语言
管月娥 译

Russian Literature & Arts

Contents

2024 No.1

Academic Frontiers: Studies of Classics and Russian Literature

- Li Zhengrong 4 The "Homeric Problem" and the Issue of Classical Poetics in *War and Peace*
- Liu Kun 20 The Acade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oshev's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Aesthetics*
- Yu Xiang 33 The "Becoming" Relationship of Tragic Spirits in Laodamia Tragedies in Silver Age

Literary Commentaries

- Zhang Jianhua 46 "Everyday Life Stream Novels" and Desire Narration in Contemporary Russia
- Qiu Jingjuan 58 The Myth and the Disenchant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arewell to Matyora* and *Zone of the Floo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ythological Poetics
- Ma Xiaodong 70 A Story about Storytelling: Chekhov's *The Student*
- Shi Fuyu 83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abokov's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Creation
- Li Haotian 93 O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Brodsky Studies
- Zhao Yuyan 108 Blok's Writing of Irony in *The Puppet Show*

"China's Stories" in Russia

- A.A. Rodionov
Trans. Ni Lulu
Zhang Manman 117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n Russia (2009 - 2018)

Poetics and Semiotics

- Katalin Kro
Trans. Li Ruilian 132 The Principles of Differentiation and Transposition in Yu. M. Lotman's Literary Semiotics
- A. K. I. Zabulionite
Trans. Guan Yue-e 143 The Meta-language of Typological Descriptions of Culture in the Semiotics of Yu. M. Lotman

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翻译与出版研究 (2009—2018)*

[俄]阿·罗季奥诺夫 倪璐璐 张曼曼 译

摘要 本文介绍了2009—2018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俄语翻译情况。通过分析各种新旧因素对中俄文学关系的影响,根据近十年全部的俄语翻译及出版的书籍,可探索新的发展趋势。毫无疑问,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占有重要地位,俄罗斯对中国的阅读兴趣与日俱增,中国文学文化在海外推广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中国文学发展的质变引起了其翻译的量变(2009—2018年间共有90部出版物,1992—2008年间仅有20部)。俄罗斯读者逐渐认识了中国现当代作家。与短篇小说相比,长篇小说的翻译数量有所增加,翻译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转向了21世纪的文学,这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出版落后于经典文学翻译出版的状况,译者数量也在逐渐增加。中国文学翻译不再单纯依靠于汉学家的小规模科研产出,翻译活动的去学术化以及商业化倾向逐步显现。但与此同时,翻译数量不稳定、发行量不大的境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种种因素仍然阻碍着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广泛认同。

关键词 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 翻译 出版 中国 莫言 刘慈欣 中国形象 俄罗斯形象

过去十年,中俄关系稳步提升,继续朝高水平高质量方向发展。两国之间的文学联系也不例外,文艺交流得以复兴并获得了新的支点。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翻译和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与传统文化、历史及文学因素有关。但不可否认,各种因素让俄罗斯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产生困难,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远远落后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翻译过程的不连续性及不稳定性,导致中国经典文学的翻译地位要高于中国现代文学

的翻译地位。2009—2018年十年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俄罗斯对中国的阅读兴趣也与日俱增,中华文化海外推广的积极性逐渐增强,中国文学的地位变化引发了当代文学^①作品俄译的新趋势。

* 本文系俄罗斯联邦财政基金及DFG支持计划下的科研项目“20世纪俄罗斯及西方形象在中国的研究:进化、继承及偶然因素”(№17-21-49001-07H);译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20&ZD312)成果之一。

① 本文将“当代文学”界定为1977年之后在中国发表的文学作品。

本文借助统计数据对这一发展趋势作系统分析,同时提供 2009—2018 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俄译书目。

一、中国形象及对中国文学的认知

中俄 300 年文学关系史清晰地表明,艺术价值是保障文学作品翻译和出版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译语国家精神生活的高度契合,文学作品外译的成功以及文化海外推广,同样重要。正如南京大学学者高方和许钧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所做的说明:“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紧密相连的,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明显加快,其影响也日渐扩大。”^{[1](7)}近十年,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巨变。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中国大放异彩,中国成功应对了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高科技产品迅速走向国际,不仅让全世界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而且引发了汉语热,激发了对中国文化的极大兴趣,文学也不例外。诚然,随着十八世纪末“中国热”退去,俄罗斯启蒙者对理想化中国的兴趣也随之衰减,此后二百多年来,俄罗斯社会不再将中国视为崇拜和模仿的对象。相反,在 20 世纪,尽管当时中国对苏联的态度是苏联、中国和国际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但中国仍积极向苏联学习。^{[2](36-37); [3](60-89); [4](138-140)}

众所周知,从 20 世纪 40 至 80 年代,俄苏文学占据中国外国文学市场的半壁

江山。50 年代,中苏方面的合作,使俄国文学作品达到了外国文学翻译总量的 56.4%,^{[5](17)}在中苏两国关系较为疏远的 80 年代,俄苏文学在中国全部的外国作品译介中所占的比例仍不低于 20%。^{[6](210)}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鲁迅(1881—1936)在 1932 年写道:“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酸辛的挣扎。”^{[7](99)}马克·加穆萨(Mark Gamsa)指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俄罗斯文学比任何其他文学都更重要,这不仅是出于政治考量,更重要的是中俄文化对文学的基础有着共同的或相似的理解。^{[8](12)}苏联解体后及 90 年代,中国文化生活中,人们对苏联及苏联文学的兴趣也随之减弱。根据陈晓莉的统计数据,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内地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汉译单行本的出版数量达 2466 种,主要国家的出版数目统计如下:英 453 种;美 418 种;德 252 种;俄苏 174 种;俄苏作品排名下降到第四位,^{[9](93)}这仅仅反映出了一般状况。中国官方出版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俄罗斯在中国图书市场的文学译介大国中排名第六位,仅次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德国,向中国出口图书版权的总量排名第五,仅次于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10](15)}对俄罗斯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出版分析表明,俄罗斯作家越来越受欢迎(如:Л.Н. 托尔斯泰、И.С. 屠格涅夫、А.П. 契诃夫等),而对苏联文学的兴趣却逐渐衰弱。然而,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中国,却一直是最受欢迎的作家(2003—2012 年间共出版 425 次),而最受欢迎的文学作品是 Н.А. 奥斯

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2003—2012年间共80个译本出版277次),这些作品在中国青少年思想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且已被纳入中学课本。^{[11](83); [3](159-163)}

可见,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大量出版通常与国家需求相关,而非读者的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就没有俄罗斯当代文学,在中国书店的书架上同样能够看到俄罗斯作家书籍,如Д.А. 格卢霍夫斯基、Д.А. 格拉宁、Ю.М. 波利亚科夫、А.А. 普罗哈诺夫、О.А. 斯拉夫尼科娃等作家的书籍,但中国读者不会在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进行艰难抉择。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非文学领域:人们对俄罗斯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特别是五至十岁的孩子,俄罗斯已经不再是先进经验的提供者,也不再是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现状并非是因为俄罗斯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衰退,而是由于90年代俄罗斯形象的崩塌,以及西方文化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排名第五和第六看起来还不错,之所以有这样的名次,主要是因为现代中国读者的阅读惯性及经典作品的商业资本化运作模式。

尽管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但迄今为止,俄罗斯对中国文学的认知仍然有限。如今,尽管俄罗斯是继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之后从中国进口图书版权的第五大国,^{[10](15)} 俄语是继英语、日语、阿拉伯语和法语之后排名第五的外语语种,^① 但在俄罗斯外国文学翻

译量十大排名中,中国文学的位次离前十依旧很遥远。然而,轻视中国文学的现象并非俄罗斯所特有,除了与中国一衣带水文化相近的日本及对中国了解较多的法国之外,在其他很多国家,情况均是如此。正如王宁所说:“尽管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及比较语言学领域中国文学仍处于边缘化状态。”^{[12](174)} 对此,王宁认为其原因在于西方缺乏优秀的中文翻译家、社会和媒体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全球图书市场的衰退等情况。^{[12](175)}

这些论断在俄罗斯同样成立。21世纪初,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汉译数量几乎是中国文学作品俄译数量的20倍。^② 据中国出版档案数据显示,2003—2012年十年间,在中国共出版2653部俄罗斯文学作品,^③ 而根据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目录,同时期只有140部中国文学作品在俄罗斯出版,其中80%是经典作品。^④ 2009—2018年间,在俄罗斯出版最多的中国典籍有《论语》(51版)《孙子兵法》(30版)

①CIP数据观察:图书出版2016年走势与2017年态势[EB]. URL: http://www.xinhuanet.com/zgix/2017-01/13/c_135979258.htm (引用日期:2019年7月16日)

②20倍的失衡数据并非偶然。很显然,中国人口数量是俄罗斯人口的10倍,这一点需要考虑进来。然而,在中国学习俄语的人数是在俄罗斯学习汉语人数的20倍,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人数也是俄罗斯的20倍。尽管中国人对俄罗斯的了解不是特别深入,但仍然比我们对中国的了解要好得多,这一点就不仅仅是文学家应该思考的问题了。

③中国版本图书馆[EB]. URL: <http://www.capub.cn> (引用日期:2019年7月16日)

④Каталог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EB]. URL: <https://search.rsl.ru/ru> (引用日期:2019年7月16日)

《道德经》(28版)《易经》(18版),占古代作品出版总量的90%。应着重指出,上述作品属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若站在欧洲的视域审视,则可归属于哲学类书籍。古代中国的文学作品本身并不太受欢迎,从对比即可看出端倪,这一时期,蒲松龄的《聊斋》再版三次,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只再版一次。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经典文学拥有小范围,但却十分稳定的知识分子读者群,或许未来读者还会有所增加。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潜力巨大。一方面,由于公众对现代中国的兴趣日益浓厚,另一方面,现代文学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学传统相互融合的产物,其形式、风格、题材,相较于经典文学更容易被外国读者所接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就此会丧失传统文学的文化特征。2009—2018年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备受关注。如果说近三十年来经典文学作品的再版稳定保持在每年13—15本的话,那么,当代文学于2009年几乎从零开始,发展到2014年、2015年出版量接近经典文学的出版量,2016年展露锋芒,到了2017年,二者数量达到持平状态。

1992—2008年间,俄罗斯仅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20个单行本,总发行量为106000册。^{[13](137-138)}其中一半以上的作品出版于2006—2007年间,此时恰逢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因而这些出版物不具有商业特征。17年间,对于一个拥有几乎15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这只是沧海一粟。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随之停滞。

2009—2010年间,甚至连一本文学作品的单行本都没有在俄罗斯出版。在现代文学发展中过去存在,现在依旧存在两大影响因素:一是50岁以上的读者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文学政治化印象深刻,他们还不知道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二是俄罗斯大众读者并不了解中国当代文学。恐怕只有莫言、刘慈欣和曹文轩这些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是个例外。但令人欣慰的是,哪怕仅有些个例,也能说明对中国的兴趣改变了2009—2018年的翻译状况。

二、翻译数量及动态(2009—2018)

从表1可以看出,2009—2018年间中国当代文学俄译共有90个单行本,总发行量为194100册,最小发行量300册,最大发行量为12000册,平均为2156册。出版总量相当可观,可见,翻译实现了真正的突破,然而,这一发行量还不能称之为翻译上巨大成功,而且尚未达到互译均衡状态,即发行量达到3000册以上。这也不足为怪,因为90部单行本中,只有13部是没有任何支持与赞助的,其余77部均是依靠赞助出版的,但这并不影响书籍本身的文学价值。只有10部著作有再版或重印,分别是:莫言的长篇小说《酒国》及中篇小说《变》、曹文轩的长篇小说《青铜葵花》和《大王书:黄琉璃》、刘慈欣的长篇小说《三体》和《三体II:黑暗森林》,王旭烽的长篇小说《南方有嘉木》《不夜之候》《筑草为城》以及《重瞳:安徽作家小说选》。

表1 中国当代文学图书出版一览表(2009—2018)

年份	图书出版数量	电子版	总发行量	平均发行量
2009	0	0	0	0
2010	0	0	0	0
2011	1	1	1000	1000
2012	3	0	18 000	6000
2013	2	1	14 500	7250
2014	12	3	39 500	3291
2015	14	2	23 500	1678
2016	32	2	40100	1253
2017	14	5	27 500	1964
2018	12	5	30 000	2500
总计	90	19	194 100	2156

这90部书中只有19部有电子版,电子书的数量在2017年至2018年明显增加,可见出版商试图扩大读者范围,这一行为间接地促进了纸质图书的销售。但显然,出版社无法制止非法复制电子书,导致了电子书的商业发行受到了限制。

图书出版动态值得关注,2011—2015年间出版急剧上升,2016年达到峰值,有32部,随后下降。除中国的吸引力增加以外,图书翻译量的激增主要是由以下几种情况形成的。

第一、中国政府实施了“中国当代作家及作品海外推广资金支持计划”,孔子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丝路书香”工程、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以及部分中国出版社和高校均设立了支持项目。

第二、俄罗斯联邦出版与大众传媒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13年签署了合作协议,约定2014—2018年间,中俄互译出版对方文学作品不少于50部,此后双方又将互译出版数

目增加至各100部,并将该协议再延长5年。2014—2018年,按照该协议,在俄罗斯共出版了37部著作,其中经典文学8部,20世纪文学(1978年以前)5部,当代文学24部,可见,对当代文学翻译的重视程度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中国作家获得著名文学奖项。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不仅增加了读者和出版商对其作品的关注,也激发了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阅读兴趣。《2012—2013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高度评价该奖项的重要性:“莫言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中国品牌作家,其作品无疑可称为中国品牌出版物,其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获得全球读者关注提供重要契机。”^{[14](31)}

2015年,科幻作家刘慈欣获得雨果奖;

2016年,儿童作家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

第四、2014年,俄罗斯开始地缘政治

“东移”，注重与中国的合作。在2014年至2016年间，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翻译的飞跃。

随后在2017年和2018年，出版量下降到14部和12部，首要原因是，在中国和俄罗斯翻译项目资金减少了。中国文学的商业出版亟需把握市场及读者需求，而需求之所以尚未形成，是因为大众读者根本不知道有哪些作品被翻译了，哪些作品值得阅读。对个别作家来说，这个问题或许能在一两年内解决，这需要出版商进行重点宣传并推广。而对全球传播来说，中国政府的支持方向需要进行部分调整，需要将翻译资助转向对翻译作品的推广上。例如，2017年11月，在孔子学院总部的支持下，作家刘震云影视作品节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成功举办。俄罗斯作家协会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于2015年12月在上海和2018年4月在莫斯科，分别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中俄青年作家论坛，随后青年作家的译作在文学杂志上发表。^①普遍认为，中国作家已经积极地参与到了俄罗斯的文化生活中，提名俄罗斯文学奖，借力电影艺术，这些都将有利于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发展。

表2数据显示：2008—2019年间，共有17家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其中有8家出版了3本以上，可以证明中国文学作品出版的一种新趋势。排名前三的出版社分别是：尚斯国际出版公司（32部）、吉彼里昂出版社（15部）、东方文学出版社（12部），这三大出版巨头的出版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出版社。显然，专门从事东方文学出版的小众出版商，

没有强大的图书推广渠道。令人欣慰的是，排在第四位（5部作品）的是俄罗斯图书出版业的领头羊——埃克斯莫出版社。由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英译历史可知，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中，姜戎的长篇小说《狼图腾》毫无疑问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对外翻译传播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狼图腾》英译得益于企鹅出版公司多样化的推广营销方式。^②与此类似，中国文学作品在埃克斯莫的出版会对其传播产生积极的影响。

17家出版社中有3家在中国，其中尚斯国际出版公司是一家拥有中国资本的俄罗斯出版公司。尚斯国际出版公司专门出版中国文学，其书籍在中俄两国均有出版。这是一家年轻的出版社，与其他出版社相比更有优势，它能够充分利用中国政府财政项目的支持，出版数量上超过了吉彼里昂出版社和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量的总和，但在文本翻译及编辑质量上却略逊一筹。尚斯国际出版公司巅峰出版时期是在2016年。俄罗斯2016年总共出版了32部中国当代文学俄语翻译作品，其中20部都是由该出版社发行的。此后几年，尚斯国际出版公司的出版量急剧下降，从大规模翻译新书转向再版80年代的单行本，所以2017年至2018年，

^① 相关情况可参考：Писатели любят друг друга. Беседа профессора Чжэн Тиу с прозаиком Еленой Тулушевой [J] //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2018. № 5.

^② 相关情况可参考：曹文刚：从《狼图腾》版权输出看中国当代文学对外翻译传播 [J] // 中国出版，2016年第19期。

表2 出版社出版情况一览表

排名	出版社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总计
1	尚斯国际出版公司 / 东方图书出版社						3	5	20	1	3	32
2	吉彼里昂出版社						1	3	4	4	3	15
3	东方文学出版社						3	2	3	3	1	12
4	埃克斯莫出版社						1			2	2	5
5-7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中国)							1	1	1	1	4
	卡罗出版社			1		1	1	1				4
	文本出版社						1	1	1		1	4
8	安芙拉出版社				1	1	1					3
9-10	新世界出版社 (中国)								2			2
	波良德里亚出版社								1	1		2
11-17	阿兹布卡-阿提库 斯出版社						1					1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中国)							1				1
	阿卡迪亚出版社										1	1
	阿斯特列尔出版社				1							1
	俄罗斯休闲文化出 版社									1		1
	俄罗斯作家联盟出 版社									1		1
	艾格蒙特出版社				1							1
	总计			1	3	2	12	14	32	14	12	90

译作的出版数量整体下降。

2009—2018年间,中国当代文学在期刊杂志上的出版力度与格局均有所提升,与图书出版情况大体类似。据表3显示,有9家杂志发表了44部译作。两大发表高峰分别在2015年和2018年,由于对项目资金支持的依赖性较低,出版小型文学作品的灵活性较强,所以期刊杂志的发表进程更为稳定。据表4可知,毫无疑问,《孔子学院》杂志(27期杂志发表了

27篇作品)是其中的佼佼者,该杂志由孔子学院总部主办,于北京发行,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和新西伯利亚国立科技大学的汉学家们编写。该杂志发行量为3000册,免费发放给独联体国家的教育机构。排在第二位的是《外国文学》杂志(6期杂志发表了7篇作品),但其版面上中国文学作品所占比例仍不尽如人意,该杂志在近十年共出版了120期,其中114期都没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表3 中国当代文学杂志发表量
(2009—2018)

年份	作品数量	作家数量	杂志数量
2009	1	1	1
2010	2	2	2
2011	4	4	1
2012	4	3	2
2013	4	4	2
2014	5	5	2
2015	8	8	3
2016	3	3	1
2017	4	4	3
2018	10	8	4
总计	44	—	9

可以确定的是,2009—2018年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有291部(篇)被译介为俄语,其中46部长篇小说,70部中篇小说,137篇短篇小说(包括9篇童话),38篇随笔和摘要。换言之,长篇小说占16%,中篇小说占24%,短篇小说占47%,随笔及摘要占13%。同1992—2008年间的的数据相比,这十七年间共译介了163部(篇)作品,包括9部长篇小说(6%),29部中篇小说(18%),99篇短篇小说(60%),以及26篇随笔和摘要(16%)。^{[13](139)}这足以说明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份额正在大幅度提升。此外,在已出版的90部作品中,作家个人作品占71部,作品集的占比逐渐下降,这表明了中国作家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至少对出版商来说确是如此。总之,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符合通常的小说占主导地位的状况。

表4 中国当代文学杂志发表量排行榜
(2009—2018)

排名	杂志	期刊发行量	发表作品量
1	孔子学院	27	27
2	外国文学	6	7
3	文学日	5	1
4	电影艺术	1	3
5-6	新青年	1	2
5-6	现代人	1	2
7-9	涅曼	1	1
7-9	科幻世界	1	1
7-9	花花公子	1	1

与1992—2008年同期相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与日俱增。70年代末,小说比例从1%变为2%,80年代从60%变为13%,90年代从26%变为16%,2000年代从13%变为38%,2010年以来从0变为31%。^{[13](140)}因此,近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俄译中,有69%都是21世纪的最新著作。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历时原因,早期已出版了大量70至90年代的文学译作,另一方面,2000—2010年间的文学作品更符合当代俄罗斯读者的阅读需求,并且中方努力推广的正是现当代文学。因此,原作出版后要尽快进行俄语译介,如果说在1992—2008年间译作出版的平均时间为15年,那么,如今已下降至12年。

三、被译作家及体裁

近十年来,共有174位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俄语。尽管中国是

文学大国,有近万名作家,但仅有 174 位作家作品被翻译成了俄语,几乎涵盖了现代中国的主力作家,如毕飞宇、王安忆、王蒙、刘震云、刘慈欣、莫言、苏童、铁凝、曹文轩、贾平凹、余华等人。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儿童作家曹文轩单行本的数量遥遥领先(12 部),排在第二和第三名的是莫言和知名度较低的女作家王旭烽(6 部),第四和第五位则是刘震云和余华(4 部),这二位是中国非常受欢迎的作家,其著作多被改编为影视剧搬上银幕。但如若只看作品俄译数量的话,那么处于领先地位的则是毕飞宇(共 9 部:1 部长篇小说,5 部中篇小说,3 部短篇小说),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莫言(共 8 部:4 部长篇小说,2 部中篇小说,1 部短篇小说)和曹文轩(8 部:7 部长篇小说,1 部短篇小说),排名第四和第五的是劳马(共 7 部:1 部长篇小说,6 部中篇小说)和张贤亮(共 7 部:3 部中篇小说,4 部短篇小说)。如果按照单行本的发行量排名的话,第一名则是莫言(37000 册),第二名是刘慈欣(20000 册),第三名是余华(18000 册),第四名是曹文轩(15800 册),第五名是毕飞宇(6500 册)。在这三个排行榜上,前五名除了劳马和王旭峰之外并没有小众作家,而这一现象的产生可归结为主观因素。

37 位作家作品(共 70 部书籍)在杂志上发表。174 位被翻译的作家中,排名前 10 的作家,出版了 90 部图书中的 43 部,而排名前 5 的作家则占有 32 部。这五位作家的 32 部作品的总发行量为 97300 册,占有中国作家已出版图书总

发行量 194100 册的一半以上。高度集中的出版量足以说明出版商和赞助人实施了一系列的目的性极强的优秀作家推广活动,让俄语读者有机会了解每个作家的系列作品。如今,毕飞宇、王蒙、刘震云、刘慈欣、莫言、冯骥才、曹文轩、余华等作家作品在俄语世界声名鹊起。中国优秀作家贾平凹的作品,在俄语翻译文学中占比较低,是因为其作品内容及语言过于复杂。预计王安忆、麦家、苏童、铁凝和迟子建等作家的著作将会有更多的俄语翻译。

谈到中国作家在俄罗斯的受欢迎程度(即使具有相对性),不能不提及翻译优先方向的转变。苏联时期,最受欢迎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是鲁迅(20 部,1463225 册)、老舍(22 部,1015700 册)、张天翼(11 部,862000 册)、茅盾(13 部,680600 册)和巴金(7 部,555000 册)。这种甄选逻辑特别清晰:鲁迅、茅盾、巴金是中国革命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而幽默作家老舍和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在新中国也极受欢迎,其作品的文学性较强。1992—2008 年间,王蒙(26 部作品,1 个单行本,发行量 1000 册)和冯骥才(24 部作品,2 个单行本,发行量 2000 册)的作品被翻译得最多,主要是由于他们的作品与俄苏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该时期的译作具有较高学术性,译文多是汉学家的科研成果。近十年,意识形态和学术科研均未曾对俄译作品体裁的选取产生重大影响。某位作家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文学奖提名)、作家及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出版商及赞助人的立场,都对翻译选材产生了重要影响。

莫言作品的翻译情况极具特色。在

表5 作家个人译作信息表(按照作家个人出版物数量排序,兼顾译作数量)

排名	作家姓名	个人出版物数量	在作品集和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数量	单行本发行量	译作数量
1	曹文轩	12	1	15 800	8 (7部长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
2-3	莫言	6	7	37 000	8 (4部长篇小说,2部中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1篇随笔)
	王旭烽	6	0	6 000	3 (3部长篇小说)
4-5	刘震云	4	3	6 000	5 (4部长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
	余华	4	2	18 000	5 (3部长篇小说,1篇纪实散文,1部短篇小说)
6	刘慈欣	3	1	20 000	4 (3部长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
7-10	毕飞宇	2	4	6 500	9 (1部长篇小说,5部中篇小说,3部短篇小说)
	沈石溪	2	0	5 300	2 (2部长篇小说)
	劳马	2	0	2 000	7 (1部长篇小说,6部中篇小说)
	萧袤	2	0	1 000	2 (2部短篇小说)
11-37	张贤亮	1	2	3 000	7 (3部中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
	盛可以	1	4	3 000	5 (1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3部短篇小说)
	贾平凹	1	6	1 000	3 (1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
	巴金	1	0	1 000	6 (6篇随笔,其中三篇是旧译再版)
	王蒙	1	1	1 000	5 (1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3篇随笔,其中三部是旧译再版)
	王安忆	1	3	1 000	3 (1部长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
	铁凝	1	3	1 000	3 (1部长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
	凡一平	1	2	1 000	2 (1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
	阿成	1	0	1 000	3 (3部中篇小说)
	东西	1	1	1 000	2 (1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
	路遥	1	1	1 000	2 (1部中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
	张炜	1	1	3 000	2 (1部长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
	麦家	1	1	3 000	1 (1部长篇小说)
	冯骥才	1	1	1 000	1 (1篇纪实散文)
	严歌苓	1	1	5 000	1 (1部长篇小说)
	王祖民	1	0	500	1 (1部短篇小说)
	古华	1	0	1 000	1 (1部长篇小说)
	达文茜	1	0	3 000	1 (1部短篇小说)
	陆天明	1	0	1 000	1 (1部长篇小说)
	肖克凡	1	0	1 000	1 (1部长篇小说)
	唐浩明	1	0	1 000	1 (1部长篇小说)
	方方	1	0	1 000	1 (1部中篇小说)
	符文征	1	0	500	1 (1部短篇小说)
	黄蓓佳	1	0	1 000	1 (1部长篇小说)
	何建明	1	0	1 000	1 (1部纪实小说)
	蔡高	1	0	500	1 (1部短篇小说)
张洁	1	0	1 000	1 (1部长篇小说)	
张泽明	1	0	3 000	1 (1部短篇小说)	

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已出版的俄语译作仅有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2000,译者:Д.И.马雅茨基,作品集《红云》,圣彼得堡,2007)和长篇小说《酒国》节选片段(1993,译者:И.А.叶果夫,《孔子学院》杂志,2012年第1期;《花花公子》杂志,2012第4期)。中国俄语研究者王树福将莫言作品的这一境遇归咎于俄罗斯汉学:“从当代中国文学国际传播图谱出发,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学界,对莫言的关注和译介显然远远落后于欧美等国,既表现出其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漠视和冷遇,也显示了俄罗斯汉学的相对边缘和迟滞状态。”^{[15][16]}莫言作品出版滞后不能完全归咎于汉学家,因为早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前,И.А.叶果夫就翻译了长篇小说《酒国》和《丰乳肥臀》,但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获得国际大奖之后就另当别论了。安芙拉出版社在2012年底出版了长篇小说《酒国》,2013年出版长篇小说《丰乳肥臀》(1996,译者:И.А.叶果夫),2014年出版了《生死疲劳》(2006,译者:И.А.叶果夫)。埃克斯莫出版社在2014年和201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变》(2009,译者:Н.Н.弗拉索娃),文本出版社在2018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1986,译者:Н.Н.弗拉索娃)。吉彼里昂出版社出版了《透明的红萝卜》(1985,译者:К.И.科里奇金娜),被收录在作品集《爸爸爸:中国现代中篇小说集》(2017),莫言剧作集《我们的荆轲》(2004,译者:Д.И.马雅茨基)收录于《20—21世纪中国戏剧作品集》(2018)。《孔子学院》杂志上发表了短篇

小说《白狗秋千架》(2012年第6期,译者:М.В.扎维雅洛娃)以及长篇小说《红高粱》的节选(2018年第5期)。《外国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演讲稿(2013年第2期)及长篇小说《生死疲劳》的节选(2014年第3期)。迄今为止,包括2007年出版的书籍在内,莫言作品共有四部长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一篇随笔和一部剧作被翻译成俄语并出版。莫言所有单行本的总发行量达37000册,而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出版创下了中国当代小说发行量12000册的最高纪录。

然而尽管如此,莫言作品在俄罗斯的出版远未达到预期效果。И.А.叶果夫翻译的莫言长篇小说《蛙》(2009)等待出版很多年,长篇小说《酒国》和《生死疲劳》也已下架。诺贝尔奖的冲击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效了。俄罗斯读者对莫言作品的认知是多元的,在书评和读者反馈中,尤其是对长篇小说《酒国》和《丰乳肥臀》的评价中,读者的态度从欣喜若狂到完全拒绝,表现为两种极端。阅读认知的障碍在于小说信息量太饱和,且外国读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知识欠缺,这也是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但好在,读者对莫言作品并非无动于衷。总之,莫言作品在俄罗斯的推广方向是正确的:莫言不同体裁的作品被多家出版社和杂志社出版,其作品被中国电影人搬上银幕并多次获得国际奖项,并且是由俄罗斯最优秀的翻译家来翻译的。

在俄罗斯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有90%都属于现实主义文学。这些作品

多触及中国现实问题,如现代中国及其新型价值观及社会问题、20世纪中国历史——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等题材,其中许多作品获得了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奖、老舍奖等。在中国正是这些作品属于少数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学,而非大众文学,但也正是这些作品获得了资金支持并走向海外。当然,还有其他体裁的作品也被翻译,尤其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还有一些谍战小说(麦家)和侦探小说(凡一平)也被翻译成了俄语。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7%的翻译作品属于儿童文学(曹文轩、黄蓓佳等)。该时期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翻译现象是地方作家文集,有安徽作家作品集(2015,2018)、广西作家作品集(2018)、广东作家作品集(2017)、贵州作家作品集(2013)及陕西作家作品集(2016),分别由卡罗出版社、吉彼里昂出版社、东方文学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中国)出版,这些作品集主要是由相关作家团体的共同努力促成的。

四、译者与翻译行为

令人振奋的是,在2009—2018年间出版的291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只有4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是由英文转译过来的,其余都是直接从中文译出。有77位专业译者参与到了翻译活动中,其中只有4位是中国人(他们仅作为俄语母语者的合作译者),而剩下73位译者皆是俄语母语者。与1992—2008年间的43名译者相比,如今译者数量有了显著增加。然

而,在过去的十年间,仅有21位老一辈汉学家参与并展露才华,如H.A.斯佩什涅夫(1931—2011)和Д.Н.沃斯克列先斯基(1926—2017)等文学翻译巨匠,可见,注入新生翻译力量是多么迫在眉睫。值得注意的是,这28位译者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教授、学生或毕业生,90部作品中40部的出版都与该团队有关。另一个庞大的翻译群体来自莫斯科国立大学——11位专家参与了18部作品的出版。还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远东联邦大学和其他一些高校的教职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和莫斯科国立大学,在这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显然这与其翻译团队中形成的文学翻译传统以及他们具有相关课程教学经验有关。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另一个现象值得关注:中国出版社积极吸纳在中国学习或工作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的公民,如此翻译,再加上不太专业的编辑,很难确保译作的翻译质量。就选材和翻译质量而言,优质的译作是由安芙拉出版社、吉彼里昂出版社、东方文学出版社和文本出版社出版的。

2009—2018年间,中国当代文学译作最多的翻译家是O.П.罗季奥诺娃(27部译作,其中包括5部长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13部短篇小说、1篇随笔),H.H.弗拉索娃(23部译作,其中包括4部长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1篇随笔),И.А.叶果夫(17部译作,其中包括5部长篇小说(1部节选)、4部中篇小说、7部短篇小说、1篇随笔),Е.И.米特金(17部译作,其中包括2部长篇小说、

7部中篇小说、5部短篇小说、3篇随笔), A.A. 罗季奥诺夫(16部译作,其中包括1部长篇小说(节选)、1部中篇小说、11部短篇小说、3篇随笔), Д.Н. 沃斯克列先斯基(10部译作,其中包括1部长篇小说、9篇随笔)。Е.А. 扎维托夫斯卡娅、А.Н. 科罗博娃、А.А. 佩尔洛娃、М.В. 谢梅纽克、Р.Г. 沙皮罗等人也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 В.И. 谢马诺夫和 И.С. 斯米尔诺夫在80年代完成的译作也已再版。在此期间, 东方文学出版社社长 С.М. 阿尼盖耶娃、汉学家 Д.Н. 沃斯克列先斯基、《长明灯》文选主编 И.А. 叶果夫和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副教授 А.А. 罗季奥诺夫, 在编纂文集和组织翻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 2009—2018年间中国文学的翻译实践, 不再仅仅依赖于汉学家小范围的学术活动(除了 А.Н. 科罗博娃、О.П. 罗季奥诺娃、М.В. 谢梅纽克的个别译本外), 这些学术活动还没有产出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翻译活动的去学术化和商业化倾向业已出现。译者很少是翻译活动的发起者, 而更多地是作家、赞助人或出版社订单的执行人。此外, 大量的财政支持为文学翻译的职业化创造了条件, 使得拥有良好声誉并与出版商建立良好联系的译者, 有机会将文学翻译作为自己的主职。

借此机会, 请允许我对刘慈欣小说英译本的文学价值加以肯定, 对英语译者深耕中文作品的态度及向中国学者请教的做法, 表示敬意。但我对通过第二语言进行转译的这一事实, 深表遗憾, 因为这难免会造成风格上的损失。从英语转译

成俄语的译者, 对中国国情文化的了解不足, 会导致对中国现实形象的歪曲。例如, 在长篇小说《三体》英语转译俄语文本中, 可以发现 «магистратура» (研究生院——译者注, 下同)、«колледж» (高校) 和 «гимназия» (贵族中学) 等词汇不太恰当, 不符合中国60年代的国情。此外, 中国人名的转写也有一些差错。在文学翻译家数量较多的情况下, 还选择从英文转译, 我认为这一个错误的决定, 但显然, 这种操作具有商业性质。

结 语

综上所述,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翻译出版, 经历了1992年至2008年间的非定期且逐渐衰退的翻译进程后, 于2009—2010年间几乎完全停滞了, 近十年来, 中国文学作品的俄译数量有了较大的飞跃, 翻译文学的体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经典作品出版滞后得以有效缓解, 译者数量明显增加, 翻译活动的去学术化逐渐成为主流。然而, 对中国兴趣的提升和对翻译的支持, 还不足以保证文学翻译数量的稳定并大量出版发行。此外, 俄罗斯读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现实的认知不足, 最新文学翻译资讯匮乏, 西方文学在俄罗斯图书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以及大型出版社的参与度不高等因素均阻碍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广泛认同。

参考文献

- [1] 高方、许钧: 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

- 文学走出去的思考 [J] // 中国翻译, 2010 年第 6 期。
- [2] Samoylov N.A. *The Evolution of Russia's Image in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Key Factor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J] //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и африканистика. 2019. № 1.
- [3] Тен Н.В. От Пушкина до Путина: образ Росс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итае (1991–2010) [M].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16.
- [4] Панина М.Е. Образ России и русских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публицистике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писательских путевых очерков): дис. ... канд. филол. наук. [D]. СПб. 2017.
- [5] Bauer W. *Wester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Work in Communist China* [M]. Frankfurt: A.M. Metzner. 1964.
- [6] 陈建华: 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 [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 [7] Лу Синь.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C]. Лу Синь.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 Гос. изд-во худ. лит. 1955.
- [8] Gamza M. *The Reading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China. A Moral Example and Manual of Practice*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9] 陈晓莉: 20 世纪 90 年代外国儿童文学译介 [J] //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4 期。
- [10] 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 2012[Z],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
- [11] Родионова О.П. Издание русской и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Китае в новейшее время [J] // Вестник СПбГУ. Сер.13.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и африканистика. 2014. № 1.
- [12] Wang Ning.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C] // *Mo Yan in Context: Nobel Laureate and Global Storyteller*.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13] Родионов А.А. О переводах новейшей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озы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ССР [J] // Вестник СПбГУ. Сер.13.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и африканистика. 2010. № 2.
- [14] 郝振省主编: 2012~2013 年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 [R],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
- [15] 王树福: 形象、镜像与幻象: 莫言在俄罗斯在接受症候 [J] // 中国比较文学, 2018 年第 1 期。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n Russia (2009 - 2018)

A.A. Rodiono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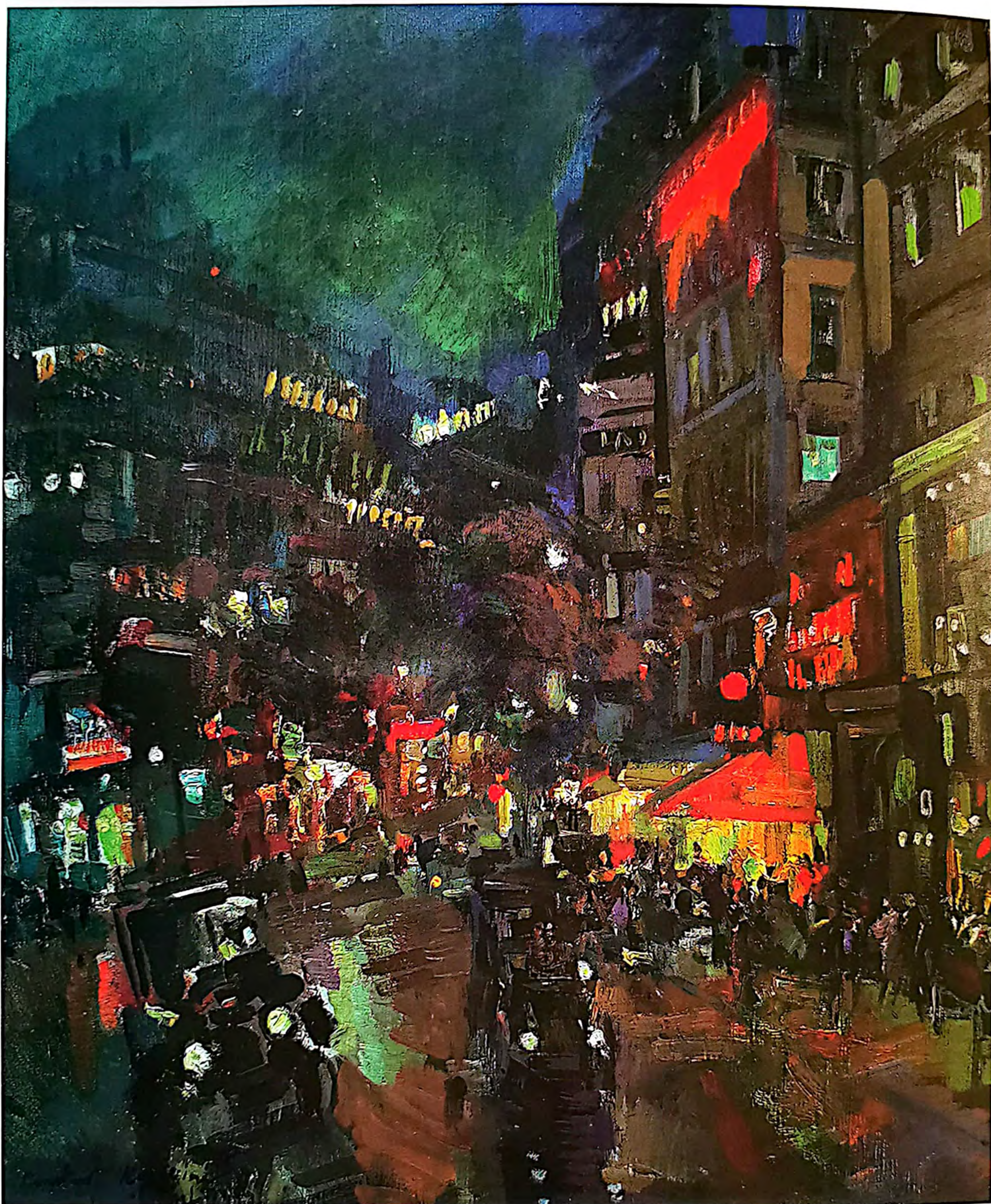
Trans. Ni Lulu Zhang Manman

Abstract The paper examines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in the Russian languag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n 2009–2018. On the basis of full database of translations from the last decad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and new factors in the literary interaction of Russia and China, and highlights its latest trends. The paper proves that increase of China's global importance, raise of interest to

China in Russia, intensification of China's efforts to support the promotion of its culture abroad, and qualitative chang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tself have resulted in a powerful quantitative breakthrough in translations (90 books in 2009–2018 versus 20 books in 1992–2008), acquaintance of Russian audience with the major texts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mporary writers, e.g. Bi Feiyu, Cao Wenxuan, Liu Zhenyun, Liu Cixin, Mo Yan, Yu Hua, etc.,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ranslated novels against short stories, transfer of focus from the literature of the 1980s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21st century, decrease of the lag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behi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ranslator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ceased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limited range of the scholars; it didn't always result in some academic research, which led to the deacadem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However, the volume of translation is quite unstable and the circulations are rather low (2156 copies in average). Up to now, low awareness of the audience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insufficient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 on new translations, domination of the Western literature on the book market, rare involvement of the major publishers prevent the wide recognition of the latest Chinese literature in Russia.

Key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ranslation, publication, China, Mo Yan, Liu Cixin, image of China, image of Russia

(作者单位：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译者单位：倪璐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曼曼，西安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康斯坦丁·科洛文：夜巴黎（油画，1923）

封面：康斯坦丁·科洛文：歌唱家柳芭托维奇（油画，1880）

刊号：ISSN 1005-7684
CN 11-5702/I

邮发代号：2-541
国外代号：Q 910

ISSN 1005-7684
9 771005 768240 01>

出刊日期：2024年1月15日
定价：22.00元